



## 钢笔时代

■ 安徽合肥 王唯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钢笔是很多人心中的书写圣物,能够拥有一支钢笔,并且堂皇地别在上衣的口袋前,都会引来众多羡慕的眼光。那个年代,很多单位表彰先进个人的奖品,大多就是一支“英雄”牌钢笔。七岁那年,我上了小学。那时学校有规定,不到四年级是不允许学生使用钢笔的。所以每每看到高年级学生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看着眼馋,羡慕极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年级,我就跟着父亲屁股后面求父亲给我买支钢笔。四年级下学期,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支“新农村”牌钢笔。虽然比不了“英雄”牌钢笔,但拥有一支钢笔对于那个年代的我来说,可真是弥足珍贵了。“一支笔小学生,两支笔中学生,三支笔大学生。”虽是戏言,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钢笔拥有过的辉煌。

有了钢笔,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小学生必背古诗词钢笔字帖》。父亲说写字要“字如其人”。虽然还不能真正明白其含义,但我想相信父亲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长大了才知道,字如其人,就是写字是一个人的一项基本功夫,字不光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艺术,一手好字可以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按照父亲的要求,每天中午和晚上趴在桌边练字一小时。清楚记得,我用钢笔抄写的作文,得到班主任的大加赞赏,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并且宣布班上的墙报以后由我负责抄写。班主任的夸奖和鼓励,让我很是激动与兴奋,一颗小小的虚荣心,是多么的容易满足呀!虽然时间的年轮已走过了五十多个春夏秋冬,许多事时过境迁,都已淡出了记忆,但唯独这件事使我记忆犹新。

1976年11月,我考上一家外地的文工团,离家前的那天晚上,父亲送我一支黑色的“英雄”牌钢笔,要求

我一个月里要给家里写两封信。接过父亲给的笔,黑颜色的粗笔杆,握在手里真有一种饱满的感觉。我知道手中的这支笔寄托着家人的一种心愿与期盼!按照父亲的要求,我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两封信。台灯下,铺开信纸,笔尖与纸张摩擦,安静地吐露文字,记录我存在过的生活痕迹。这一刻,我觉得字迹中的一横一竖、一点一捺都是一种心灵的密码,充满了一种感情的纹路,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破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诗坛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一样,我读诗、写诗,满怀激情,近乎疯狂。就是这支“英雄”牌钢笔,见证了我为投稿退稿、退稿投稿,近乎绝望的过程;见证了是写作让我的灵魂在纷繁的世界里得以安顿;见证了从九十年代初,我陆续续续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30多家报刊发表的200多首诗歌。

世情亘古不变,然而道具改变了。稿纸上沙沙作响的钢笔吟唱,已被当下手指敲击键盘的乒乒乓乓所取代,曾几何时“写”文章,变成了今日的“敲”文章。键盘敲击出来的文字固然工整,却也总有某些东西远去了。这远去的是对于笔杆的触觉,还是对于笔尖在纸面行走的听觉?是对于某个字一笔一划呈现在脑海中的轨迹,抑或干脆就是对于一种情境、一个时代的怀念?20多年前,“写信联系”常挂在我们嘴边,取而代之的是当下“短信联系”。一句话的变更,折射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更。我知道自己以后再也不用钢笔书写了,虽然陪伴我大半生的“英雄”牌钢笔还在,但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代人的钢笔,已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缩影。

## 拜年

■ 安徽合肥 李云斌

年初一早晨,全家梳洗完毕,家长领着全家焚香拜祖宗,然后庄重地打开大门,开始拜年。这是传统风俗,晚辈给长辈拜年表达敬意,平辈或朋友相互拜年联络彼此感情,一地一乡风,各地的拜年形式和风俗习惯有差异。故乡拜年主要分为两种形式,由父兄领着,携礼品给同村的直系长辈拜年,进门首先问候新年好或祝福的吉祥话,长辈们拿出准备好的瓜子、花生、糖果等零食进行招待,晚辈们稍坐片刻,与长辈们寒暄几句,长辈关心地询问学习或工作情况,晚辈一一作答,象征性吃几颗瓜子花生等,刚泡的茶还热气氤氲,立即起身离去,大家心照不宣要赶往下一家,为长辈腾出时间和空间接待下一批客人,长辈拿着零食给随行小朋友装到衣服口袋,并送至门外。

同时,村里小朋友们挨家挨户拜年,有要好的几天前就串通好结伴而行,穿着带口袋的衣服,有的干脆提一个塑料袋或背一个包,准备装礼物。一般是男孩领头,后面接踵跟着一群,所到人家不是亲就是邻,世代交情相互了解,主人在家里候着,一群人在门外就热热闹闹大呼小叫,“拜年,拜年。”进门后,调皮的男孩爽快地纳头就拜,引得全员哄堂大笑,站起来伸手要礼物。也有是主人开玩笑要先磕头再给礼物,小朋友推推搡搡互不相让,也有站在旁边起哄,最后还是由胆大者趴倒磕头,逗引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后面女孩子们比较腼腆,很少跟着起哄,只是抿嘴莞尔一笑,怕被人笑话为“疯丫头”。女主人是来拜年人的嫂子辈,更热闹,过年三天无大小,一群人一哄而上动手强抢礼物,主人只有招架之功,在一片嬉闹声中直至把拿出的礼物抢完为止,

有胆大者闯入房间翻箱倒柜寻找。

平时自留地里收些葵花籽,生产队秋收后再分部分花生,都积攒留着过年,虽然条件有限,总不能让拜年人失望空手而归,关系到面子,大家准备的礼物基本统一,花生、瓜子、糖果、欢团、方片糕等。从拜年人家出来,小伙伴们会聚在一起比较各家给的礼物,如果某家仅给一点花生或瓜子会被揶揄吝啬鬼,甚至有小伙伴背后气得出言不逊。淘得口袋满满,回家放下接着继续,直至把全村家家户户拜遍,甚至光顾邻村,拜年把春节的热闹气氛推至高潮。

其次,去远方给其他亲戚拜年,有男孩的家庭一般派男孩担此重任,女孩子不适合抛头露面。从年初二开始,根据关系亲疏远近,形成规律,亲戚之间每年相互默契遵循这个规律。那个岁月,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基本上靠迈开双腿赶路,大老远兴冲冲地赶去拜年,遇亲戚家铁将军把门,定然分外失望。外婆舅舅家是首选,也是最乐意去的地方,一定有好吃的伺候。

拜年不能空手,携带的礼物与时俱进,具体变化反映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本世纪初我去给舅舅和舅妈拜年,直接给老两口子钱,嘱咐他们自己买喜欢的东西,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前几年被他们婉拒。老两口子说:“不要再给钱,我们现在不缺钱用,老房子拆迁,住上楼房,水、电、煤气到户,政府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到卡上,我俩都九十多岁,每天有人按时送饭来,看病有医保,政府好,你不需要再给钱了。”两位耄耋老人的真情告白让我感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比什么都重要。



## 雪落乡野

■ 安徽合肥 凌泽泉

究竟采了多少朵白云打底,一夜间瑞雪就将这大千世界银装又素裹?瞧,一片片雪花迈着袅娜的舞步,在麦地的上空跳着轻盈的舞蹈,然后柔情地扑入麦苗的怀抱,痴情的麦地伸出盼望已久的葱翠臂膀一一接纳,把这份厚礼捧在怀里、举在头顶。看,一片片雪花兴奋地在油菜地的上空跳着欢快的华尔兹,一边跳一边深情地打量着这绿油油的景致,然后悄无声息地投入油菜苗的怀抱,誓要让每一片翠绿的枝头都做一场酣畅甜蜜的美梦。瞧,一片片雪花翱翔在河流的上方,向天空作着深情的道别,向两岸依依不舍地挥舞着小手,然后以优美的弧线舞姿纵身跃下,悄然落入河中,转瞬间便化为粼粼的波光,与河流一道向东出发。看,一片片雪花扇动着小小的羽翼,在硕大的天幕上尽情地簇拥着、喧闹着,你追着我,我追着你,浩浩荡荡地向茫茫的群山进发。

乡野也是雪的家园,雪落进农家的庭院,梅枝上便鼓胀起一个个蓓蕾,屋檐下便结出长长的冰凌,火盆里便洋溢起温暖的火苗。曾经饱经风霜的农人,此刻正围炉小坐,品香茗、聊农事、话家常、赏雪景,俨然成了“胸装万山雪”的诗人。在雪地里行走是多么浪漫的事,大地已为你铺下一张硕大无朋的素笺,每迈一步,无论深浅,都是一幅不可模仿的画作,都是一幅不可复制的书法。雪记住了脚印里的温暖,也读懂了脚印里的深情。于是它们又精心地把一个个脚印轻轻地覆盖。

雪守在农家的屋顶,与一个个瓦脊握着手,与一片片青瓦促膝交谈,它们聊起春天的细雨、夏日的雷电、秋天的金风,也谈起庄稼的收成、村庄的喜事、农家的饭菜,还有一天天蹒跚着个头的孩子们。雪好奇地打量着一日三餐里的袅袅炊烟,更喜欢听落尽叶片的枯枝上鸟雀的啁啾和屋檐下不时飘过来的谈笑声。

雪跟在提篮去菜地的女主人的身旁,将雪花轻柔地缀在其乌黑的头发上,还在女主人外套上均匀地绣上了一朵朵洁白的小花。蹲在河岸,女主人扒开一块雪,一棵棵刚睁开惺忪眼睛的青菜,抖了抖头顶上的雪,用青碧的眼神好奇地打量着这童话般的晶莹世界。刚一愣神,就被女主人请进了竹篮。

归来的路上,一篮子的青菜你推我,我揉你,侧着身,探着头,纷纷说起躲在白色棉被里的幸福事,更惊诧于眼前的一切竟恍如隔世。窗外,雪花飘飘,宛若天空就是一部巨大的纺棉车,定拥有无限的货源,源源不断地放出无数晶莹剔透的雪花,然后无私地抛给芸芸众生,呈给庄稼、树木、花草、鸟兽和山川,呈给年复一年因播种耕耘收割而劳碌不休的农人,呈给广阔无边的天空和广袤无垠的大地,呈给善良勤劳慈祥温柔的人们。

落在乡野的雪,照看着刚分娩过的土地,照看着奔流不息的河流,照看着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照看着人世间的生老病死,还原着大自然本来的模样,也昭示着生活的朴素形象。岁月也像一场大雪,返璞归真才是人生之大道,名与利终归如枝头的秋叶坠落,身心的轻松就在雪落乡野的那一刻。雪落乡野静寂无声,天地间有如此的大爱,即便生活再累,我们的心中也要装着如雪般浩瀚的诗意。